

# 理 解

## 马克思主义

[美] 理查德·D·沃尔夫



# 理解马克思主义

原著作者：**【美】理查德·D·沃尔夫**

“工作中的民主”

2019 年

汉语翻译：**@ahjol, @达瓦里氏瓦洛佳**

2020 年 12 月 26 日

# 版权页

版权所有 © 2019 Richard D. Wolff

原书由“工作中的民主”出版，Published by Democracy at Work,

ISBN 978-0-359-56158-2

首版印刷：2018 年

[www.democracyatwork.info](http://www.democracyatwork.info)

## 致谢

我想感谢在“工作中的民主”中帮我创作这个小册子的同事们：贝齐·阿维拉（Betsy Avila）和利兹·菲利普斯（Liz Phillips）自始至终地指导了此项目，玛丽亚·卡内莫拉（Maria Carnemolla）在此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指正，路易斯·德·拉·克鲁兹（Luis de la Cruz）提供了精美的封面插画，以及杰克·基尔（Jake Keyel）与安德里亚·亚诺尼（Andrea Iannone）进行了终稿编辑。我们之间无数的讨论产生了这部政治经济小品文，正是这些和更多的讨论构成了非盈利合作组织“工作中的民主”的全部内容。

## 译者的话

经过数月的努力，我和@ahjol 终于完成了这本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入门小册子的全部翻译、核校工作。严肃认真，细斟慢酌，不能把《理解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一本充满书卷气的理论教科书，同时，也不能往里填塞经典作家们所讨厌的“革命废话”。要让美国学者的这本普及性、动员性读物真正使初学者易于接受、实践者有法可依，无私地做到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结合。这是我们的事业。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达瓦里氏瓦洛佳

# 前言

无论是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全球反移民主义盛行、排外势力抬头……右翼狂潮都在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比严重的困境之中。这和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惨状如出一辙。

经济衰退令无数人陷入恐慌。但不管是教育，传媒还是批判性的政治团体运动，都没有为新一轮崩溃和随之而来持续十年的迷茫徘徊做好准备。愤怒的罢工运动和人们寻求改变的极度渴望，无数此种多少有助于减缓局势的急剧恶化。

考虑到过去半个世纪的冷战及其对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本世纪早期政治抗议活动的主要浪潮呈右翼特征便不足为奇。数百万人开始反对那些导致萧条的经济力量背后掌控的政治势力，接着帮助这些肇事的经济力量摆脱困境，却对本不该承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施加严苛的紧缩政策。给社会主义者的投票大多打了水漂，无外于此，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迁就了主流的新自由主义。

现在，尽管重蹈覆辙的事不断发生，还是有人——那些对资本主义体系感到绝望并探寻更好答案的人们——抓住了自己曾经犯下的失误。他们并不局限于发动政治运动团体，他们想要的更多。人们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哪里出了毛病，甚至寻求改变。

就这样，他们在马克思的传统里摸索出了资本主义的批判之路，并以此作为出发点。这些探索与政治性、学术性和对话性的研讨隔绝已久。

面对与日俱增的对马克思主义入门及其所倡导的社会变革的渴求，这本小册子正志于此。1%的人口占据着社会生产的绝大多数，剩下的人则被极端的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反动透顶的政客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缺陷和失败日益显露下，这本小册子力求为真正可行的解决方法提供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永远挥之不去的影子，二者对立统一的运动造就了彼此。今天，在资本主义过剩和衰退危机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重返舞台。谨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对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复兴有所裨益。

# 第一章

“迄今为止,一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卡尔·马克思

我们之所以创作这本小册子是因为,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批判仍旧十分有力且有效。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的时代就开始扩张并建立起当今的世界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它发生了许多形式的变化,但其核心仍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奴隶制、封建制以及历史上的其他人类制度相区别。当代资本主义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其基本结构、动力、缺陷和弊端,与马克思当时所严厉批判的并没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像马克思这样的伟大社会批评家?任何社会的批判者之看法和理解都不同于它的崇拜者。而为了了解社会全貌,聪明的人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因此,他们便可正反皆取,在客观的立场上得出深思熟虑的结论。

举例而言,设想一个由父亲、母亲和他们的一对孩子组成的家庭。假设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孩子认为自己的家庭无与伦比,而另一个则认为自己的家庭简直糟糕透顶。为了研究这个家庭,选择只与一个孩子交流是很不妥的。为了客观,我们要与两个孩子都进行接

触，问他们问题并听取每个人的意见，然后采访、观察父母和整个家庭，等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得出关于该家庭的结论，做出最佳判断。

**理解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它要求我们做到感性看待整个体系的同时，更去认真思考来自批判者和仰慕者、信徒的评判。**

这一过程变得尤为困难，尤其是当宏观社会背景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拥护者之间极端分化的对抗时。

我们必须承认，像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词，多少年来不少人谈之色变。在美国，甚至在冷战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和崇拜者就经常把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妖魔化，认为他们是危险的、背叛的、外来的甚至是反美国、反基督教的，等等。自 1945 年以来，美国人普遍被教育、鼓励或被强制以恐惧、焦虑和仇恨的态度看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苏联……因此，大多数美国人对卡尔·马克思的作品很少或根本不关心。

各个教育阶段的教师们，要么排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要么对其选择性视而不见。商业领袖、记者和学者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学来了（或者直接说是自发形成）这样的态度，重复着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轻视。直到最近一次的，也就是 2008 年的资本主义危机，才让许多人震惊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直那副保持着不稳定的老面孔。类似地，美国资本主义体系飞速进入极端不平等的状态，无疑是对那种广泛流传的“资本主义社会普利”断



言的“凌迟处死”，至少也把资本主义“给 1%的人无限满足、给其余 99%的人无限短缺”的现实暴露无遗。自然而然地，在过去这几年来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声音在全球范围内越发响亮。

这种态度迅速发展为人们对资本主义批判者所讲的和所能提供的系统性替代方案的无比兴趣。这本小册子反映了这种潮流，也试着为它的复苏做出贡献。

过去 200 年里，从事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是卡尔·马克思，和深受他著作影响的各个流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它代表了自卡尔·马克思形成洞察力以来，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未竟的和正在进行的思想 and 实践。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之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性，正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鼓吹者的地位。

## 第二章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

——卡尔·马克思

是什么促使卡尔·马克思从一个成长于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中部的年轻人转变为资本主义批判者的？答案是部分由于 18 世纪末的美国（南北战争）和法国革命。马克思主动采纳了它们的主要诉求：在法国是自由、平等、博爱，在美国是民主。他希望这些诉求能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他曾相信法国、美国革命者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比人类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和其他旧的制度更好。他也曾相信——像同时代的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资本主义将能够带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就像法国和美国革命者承诺的那样。

然而在他成年之后，也就是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之间相隔的大约 75 年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在马克思的思考中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革命中成功诞生了资本主义体系，在马克思居住的西欧蓬勃发展。旧式的，由奴隶主和奴隶、封建领主和农奴组成的经济制度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取代他们的是在新生资本主义体系中相对“自由”的男男女女组成的雇主和雇员。但在马克思的见闻体验

中，资本主义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或者真正的民主。甚至，它几乎没有显示出向这些方向发展的迹象。

与资本主义鼓吹的恰恰相反，当卡尔·马克思环顾他那个时代的欧洲时，他看到了和在查尔斯·狄更斯（或埃米尔·左拉、马克西姆·高尔基、杰克·伦敦）的小说中出现差不多的东西。他发现，饱经风霜的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工人，与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小部分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工人们生活贫困、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普遍是文盲。马克思感到，资本主义背叛了无数人为之流血牺牲的庄严承诺，而这些被马克思本人尊敬的革命者们曾与奴隶制、封建制进行过殊死斗争。最终，资本主义没能带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

于是马克思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那就是去搞清楚他最大的困惑——资本主义到底发生甚么事了。为什么资本主义没能实现它的诺言？它是否尝试过却最终失败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失败了？他开始进行研究，并且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共同著书立作，这其中就包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理解方面的贡献。

他发现，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是因为资本主义自身结构和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本身就是实现这些崇高目标的障碍。在发现这一点之后，马克思便把实现人类宏伟理想的事业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想在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方面取得真正的进步，就必须改造社会的经济制度——从资本主义转向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

产生这一结论的研究根植于人类历史。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在此前的两种体系便是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者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

奴隶制经济制度将从事商品和劳务生产、分配的人分为两类：奴隶主和奴隶。财富、权力和话语权完全受奴隶主支配，而奴隶是其财产。一般来说，奴隶从事生产和分配工作，而奴隶主则主要对奴隶进行监管。旧式的奴隶社会是由奴隶主规划、管理和经营的，他们也使得这一制度得以延续。奴隶主想一直当统治者，而他们的子女将接替他们享有特权。如果你作为奴隶出生在那个社会，你几乎永远都是奴隶，你的孩子也会成为奴隶。在与主人的那种关系下，奴隶极少体验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

而在封建制经济制度中，奴隶主和奴隶的位置消失了，代之以领主和农奴。在欧洲封建制下，领主监督并支配从事劳作的农奴，就像奴隶主保持对奴隶统领关系那样。然而，虽然农奴不像奴隶那样是财产，但与奴隶一样，他们生来就处于同其父辈一致的社会地位。

与作为经济制度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既与之不同又有相似之处。它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推翻先前的制度以建立

资本主义的革命者大都坚持要把奴隶和农奴从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并宣告他们完全的自由和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被束缚在奴隶式或农奴式的奴役中；这样，他们才可以从这些奴役中获得自由。

最后，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和拥护者普遍支持政治民主化，将政治中的一人一票权普及到占比持续扩大的成年人口。

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在一个核心的关键层面上与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是类似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确立了这一核心观点，作为他解释“剥削”的一部分。在奴隶制下，由奴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一旦生产出来，就立即、全部成为主人的财产

（奴隶本人更是如此）。主人决定是否、何时、如何以及多少将奴隶的产出返还给奴隶，以便后者进行再生产（吃、穿、住等）。这个结果可以用把奴隶的一日工作时长分成两部分来表示：第一个部分是其产品返还给奴隶自己消费的部分，马克思把这部分称为奴隶的“必要劳动”；第二个部分是奴隶的劳动产品让渡给主人保存和使用，马克思称此为“剩余劳动”，这部分是奴隶主允许奴隶从事的，超出奴隶各种再生产水平需要的劳动。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封建主义。在那里，农奴被分配给予一定土地进行一定时间的耕种，但有一个前提，即农奴在该土地上该耕种时间的产品由农奴保存，以供农奴自己的家庭消费。而农奴的另一部分劳动时间则被分配在领主的领地上完成，领主同样保留这部分的产品。那么，必要劳动就是农奴在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上所做的

事情，而剩余劳动则是农奴总劳动时间中花费在领主领地上的那一部分。马克思之所以把奴隶和农奴称为“被剥削的”劳动者，正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一部分劳动及其产品被劳动者本人以外的人占有了。

**马克思的结论非常犀利：资本主义仍与奴隶制和封建制相似，是因为（1）它也把生产和分配商品、劳务的参与者分为两个群体（雇主和雇员），并且（2）它也把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分为必要和剩余两个部分。**

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之间仅仅是这些分工的形式不同，分工本身是基本相同的。在资本主义中，当雇员同意工作，比如说工作一个星期，然后星期五下午领取工资。这一周内，雇员的劳动构成了雇主截至周末售出的全部产品。全部产品的总销售收入由以下构成，一部分等于生产该产品所耗费的成本，这个部分通常被用于弥补投入的开销；雇主销售收入的另一部分又分为两块：一块作为工资给了雇员，另一块由雇主自己保留用于消费使用。工资，是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的产物，（雇主留存的）销售盈余则是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产物。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劳动者——那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的人，就是这样被剥削的，就像奴隶和农奴那样的“不自由”劳动者一样。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超越那些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只是以一种新的模式取代了奴隶主/奴隶和封建领

主/农奴的二元对立。处于支配和剥削地位的少数人仍然存在，它只不过有了一个新名字：雇主。

被支配和被剥削的多数人也仍然存在，但也有了新的名称：雇员。正如奴隶制和封建制下所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扮演了并发挥着主导的社会角色、作用。雇主们控制着政治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在工作场所做出一切关键的决定，他们支配着一切。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从属地位。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一个关键基础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组织。在那里，最高层的一小撮人（主要是企业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做出了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以及如何处理员工的剩余劳动成果的所有关键决定。雇员被系统性地排除在这些决策之外，但他们必须承受这些决策的结果。

**这不是在顺应民主的历史潮流，这是在背离它。**

1883年，马克思去世。在此后的135年里，他的思想传播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迥异的人们从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写、所说和所做之中发现了巨大的价值。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工会、马克思主义报纸、马克思主义社团、马克思主义政党，等等。它们都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意义，而且现在仍然如此。

## 第三章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在经济学上。虽然在他那个年代,识字甚至受过教育的人相对较少,但他是一个涉猎广泛、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知识分子。他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成年后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工作生涯。然而,他对身边世界的兴趣使他迅速成为一位我们今天所称的经济学家。在这里,我们先介绍他经济研究的核心发现,然后再展开他对这个核心思想的精彩阐述。在每一种人类社会形态中,从我们已知最早的记录到现在,人们都在生产和分配一种马克思称之为“剩余”的东西。我们可以先解释一下马克思所说的意思。

他说,无论是在哪个社会,人类都是依赖劳动得以生存:改造自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把羊毛做为衣服来保暖,把树木搭建成为庇护所,让土地产出食物,等等。正是经过劳动,人类才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将自然物转化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有用物。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去工作，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参与改造自然。每种人类社会总有一部分人——或多或少——不参与劳动。有且只有当参与劳动的社会成员生产超出自己需要的量时，这些不进行生产的人才能凭借这些多余的产品生存。这些超出劳动者自身消耗的产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只有将其分配给生产剩余的劳动者以外的其他人时，这些其他人才得以在社会中生存和活动。婴儿就是这些“其他人”的一个例子，他们不可能用自己的大脑和四肢去改造自然，毕竟他们也站不起来。婴儿如果要生存，社会的一部分成员就必须生产出剩余。

在大多数社会中，剩余的生产者——马克思称他们为生产性劳动者——将自己生产出的剩余分配给的，不仅仅是那些婴儿，还包括儿童、病患和老人。同时也不乏一些有能力但没有生产剩余的人，他们维持生活靠的是其他成员分配给他们剩余。我们可以先举一个奴隶社会的例子来说明。当奴隶在种植园工作时，他们生产的一切都立即地、先天地属于奴隶主。通常情况下，奴隶主会将奴隶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以食物、衣服、住所等形式返还给奴隶，目的是使奴隶明天能够接着干活。奴隶产出的另一部分则被奴隶主用来补充奴隶工作期间用尽的工具、设备和原材料。

奴隶生产的其余部分就是奴隶的剩余。与奴隶产出的其他每一部分一样，奴隶的剩余也得属于奴隶主。奴隶主拿着这部分剩余来满足他们自己的消费、雇佣他们的私人仆人和侍从，以及资助奴隶主认为有必要支持其社会活动的任何人。奴隶主用一部分剩余来支

持这种活动，是因为它有助于维持奴隶主主导的奴隶制度。例如，奴隶主可能向一群猎人支付剩余，让他们抓回逃跑的奴隶。

像上文中提到的猎人这种，依靠奴隶主提供的剩余营生的人，可能也从事劳动，但他们本身并不生产新的剩余。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他们是“非生产性劳动者”。马克思是一位社会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他强调的是那些生产剩余的劳动者与那些靠别人配给剩余来生活的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他认为，这种差别对两类劳动者形成关于现存制度、建立在现存制度上的社会实践等的不同态度有许多重要的影响。他同样强调了生产性工人和非生产性工人之间的差异，以使他们的共同点——他们可能都是奴隶——不至于掩盖他们的差异。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想把所有奴隶团结成为强大社会力量的政治事件来说，都是极端关键的。

奴隶主只依靠剩余生活。奴隶主们既不照料棉花田，也不种植水果和蔬菜，更不必谈奶酪、黄油和肉类。作为便捷生产力的奴隶做了这一切。他们生产的棉花超过了他们自己穿衣的需要，生产的食物超过了他们自己温饱的需要，而所有这些“多出来的”——以实物或在市场中各种货币的形式——都交付给主人。奴隶主用它来维持这样的社会运转：奴隶主处于社会顶端、享有权力，并依靠奴隶的剩余来维系生存。

同样的逻辑还体现在马克思对封建制度的分析中。封建制下的生产劳动力是农奴，他们生产的剩余要交付给领主。在欧洲，封建

剩余的名称是“地租”。领主们靠他们从农奴那里剥削获得的租金生活，并常用这些租金来雇佣仆人，等等。因此，仆人也作为封建制下的非生产性劳动力，靠封建剩余来营生。

现在总结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在资本主义中，我们发现存在与奴隶制、封建制经济体系中相同的基本剥削形式。这种剥削形式伪装在雇主—雇员制度下，并为其所掩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看透这种伪装，说明了雇主—雇员关系是如何包含生产和分配剩余的资本主义特别形式的。

想象一下，你正作为一名求职者和雇主讨论就业问题，这位雇主来自一家生产梯子的企业。在讨论工作的其他细节后，你们开始谈工资问题：朝九晚五、周一到周五、每小时 20 美元。雇主这样认为，雇佣你——和其他所有被雇佣的生产性劳动者一样——将增加企业的梯子产量，从而也增加销售收入。

接着，马克思解释了大多数工人具备的至少是本能上的直觉。雇主只有在一小时内得到价值 20 美元以上的销售收入时，才会向一个生产工人支付每小时 20 美元的工资。马克思以此告诉我们，在超出 20 美元的销售收入中，蕴含着资本主义形式的“剩余”。

每个工人每小时劳动所增加的价值——相对于生产中所耗费的工具、设备和原材料的价值——超过了为这个小时的劳动而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所代表的价值。增加值与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差额，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生产的剩余。雇主在售出企业产品获得的收入中，获取

了剩余。雇主将该收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用于更换/补充生产产品时用掉的工具、设备和原材料，另一部分作为工资发给受雇的工人，第三部分是保留下来的盈余，由作为雇主的资本家占有。

与奴隶和农奴的生产劳动一样，雇员的生产劳动也是受剥削的：他们都为他人（而非自己）生产剩余。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下，这种剩余和剥削关系才与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中，后者生产的剩余被前者占有。在这种剥削形式中，马克思找到了阻碍资本主义实现其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承诺的关键性障碍。上述承诺在奴隶和封建制度下的缺席，同样源于其生产关系核心的剥削关系。马克思的结论是：要在任何社会中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就必须排除任何剥削性的生产关系。

**少数人占有并分配多数人生产的剩余，这样的形式不符合并破坏着法国和美国革命所倡导的、此后广泛流传的进步的社会目标。**

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经常谈到“工资奴隶”，这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它把打工人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联系在一起。从马克思剩余理论的角度来透视打工人的“自由”，就会发现这种自由是虚幻的。在资本主义中，大多数工人被困住了，他们要么为雇主生产剩余，要么服务雇主，靠其他生产者配给的剩余营生。自由意味着改变制度，否则你将永远被制度束缚。

马克思认为，剥削社会通常利用自己的剩余来维持这种剥削关系。奴隶主利用从奴隶手里夺取的剩余来维持奴隶制度、领主利用从农奴那里剥削来的剩余维持封建制度。同样地，资本家利用从生产工人那里占有的剩余来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维持雇主和雇员的社会。这意味着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不仅在经济中，而且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资本主义中——无论是一百年前、五十年前、还是现在——皆是雇主阶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马克思的贡献是在生产实践中找到了维系这种支配地位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

在讨论剩余和剥削的过程中，马克思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阶级概念，这个概念不同于以往。在马克思之前，实际上是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许多人根据拥有多少财富或占有多少权力，把人口划分为不同的集团。那些注重财富的人把有财产的人和无财产的人分开、把富人和穷人分开、当然还区分中产阶级与他们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那些注重权力的人则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做区分、把有权势的人和无权势的人区分开来，等等。对以上这些人来说，阶级是一个按照人们之间财产或权力的分配来划分、描述人的范畴。马克思在精心设计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时，利用了这些旧的阶级概念，或者说是范畴、定义。在这一点上，他追随了他的前人、他同时代人的脚步。

然而，与这些人不同的是，马克思基于他的剩余理论，对阶级这一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其中囊括了剩余生产者的阶级、剩余分配者的阶级，和接受分配者配给的剩余份额的人的阶级。正是他们之间的冲突破坏了资本家口口声声对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承诺。换句话说，马克思发明并利用了他以剩余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来说明以前用财富和权力分配分析社会不平等的批判者，为什么至今仍无法解决这些社会不公。这些人不明白，减少社会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方案，必须伴随改变生产剩余的组织形式。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结束剥削对于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社会承诺是必要的。马克思关注的阶级冲突——在三卷本《资本论》中——主要是关于剩余物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其次才是关于财产和权力的社会分配问题。

## 第四章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卡尔·马克思

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这意味着，它们需要通过一个中间过程，即市场交换，才能完成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的传递。资本主义企业“购买”用于生产商品的投入，雇佣（也就是购买）由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并最终售出凝结了这种投入和劳动力的商品。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工作能力，也就是劳动力本身，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而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制度下，劳动力未曾是商品。

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出售其产出商品以获得收入，即赚钱。它们的收入通常超过用于购买投入物（生产中使用的工具、设备和原材料）的资金加上购买劳动力的资金之和。简言之，收入超过了生产成本，这个超出的部分就是剩余。

马克思这样分析的一个含意是，雇主阶级总是会设法减少给他们雇佣的生产性劳动者支付的工资。出于同样的目的，雇主也总是设法延长工作的时间并提高工作的速度。

**这两种施加于劳动者身上的压力，产生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简单算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越大，并且作为工资返还给他们的部分越小，资本家获得的剩余就越多。**

正如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的那样，资本家能从生产剩余的劳动者那里攫取的剩余越多，资本家就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扩张企业、进行竞争以及维持使资本家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制度。生产性劳动者同样会不停寻求更高的工资，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家庭的生活水平）通常取决于这些工资。

**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过去的 300 年里，资本主义成功进行了繁衍，扩张成为世界上主导的生产组织形式。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运作和再生产方式，在产生贫困方面和产生财富同样“有效”。事实证明，贫困是资本主义从未消除的延续性缺陷。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要想根除贫困，就必须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 第五章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卡尔·马克思

我们接下来谈谈资本主义剩余的分配问题。这种分配形式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资本主义分配剩余的形式是如何深刻影响它所存在的社会（特别是在它盛行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资本家将他们占有剩余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自己消费。他们这样做既是为了个人满足，也是为了突出他们与工薪阶层的差别（吃穿住行，等等）。消费水平的差异——这是由资本主义所产生和维持的不平等导致的——就可以在意识形态上转化为个人固有属性的标志，让一些人“永远”成为剩余的占有者，而另一些人得“永远”生产剩余。就像早期社会的不平等并非产生于自然或者上帝，而是源于奴隶制和封建制施加给人们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使得人们相信这种“固有属性”是天然的。它让人们认为这种“人的本性”是上帝创造的，凡人无法改变。本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认知——原本是由变化中的社会建构的——却固化得无法撼动，如同水

泥一般。社会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人们迷信他们的统治地位是永久的，就像他们试图说服自己的那样。

同样重要的是，资本家将他们占有的其他部分剩余分配给各种管理人员、监督人员，让他们执行保障剩余生产所需的任务。这些任务本身并不产生剩余，但它们对其他人生产剩余至关重要。做这种区分很有必要。现代资本主义公司中的人事经理并不与机器一起工作，把原材料变成产品出售。这一类经理是在控制和操纵生产性劳动者，但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经理持有的工资和设备代表了资本家的成本，由分配的剩余来支付。在资本主义中，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资本家必须把大部分剩余分配给别人，才能不断获得新的剩余。如果没有人事经理，生产剩余的工人可能生产较少的剩余，或者根本不生产。

在这种条件下，经理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他的工作为其他生产性劳动者进行剩余的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存在条件。后者是剩余劳动的执行者；经理是他们生产劳动的使动者。资本主义要想自我再生产，就需要有执行者和使动者双方，也就是需要有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双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他们的差异。恰恰相反，在每一种剥削性的经济制度中，这两种不同的劳动者在支持或推翻这个制度方面，在寻求相互间的政治联盟或求其次，寻求与剩余占有者的政治联盟方面，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在奴隶制下，田奴和家奴发展出许多种关系；分配到农业或手工业中的两种封建农奴也是如此；资本主义也有蓝领和白领雇员。马克思

的功劳在于，他的剩余理论——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阶级分析——把握了这些差异的更深层次的、系统性的重要性。

资本家还出于其他目的将剩余分配给其他类型的下家。例如，资本家将剩余作为资金分配给负责购买、安装更多更好的机器、工具、设备等的管理人员。这些人的目标可能是扩大生产规模或取代人力劳动（自动化）或两者兼有。促成这种剩余分配的是资本家间的竞争。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竞争者会通过机器或其他方面的投入，从而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产品；每个人又都希望这样受益。出于类似的动机，资本家可以将剩余分配用在这些地方：支付将生产迁移到工资较低地区的成本，或者招募愿意以较低工资工作的工人（如移民和外包劳动力）。

**资本家将他们所占有剩余的一部分，分配给在他们看来任何需要的地方。**

例如，对于受到偷盗威胁的生产场所，剩余可以为保安人员的非生产性劳动支付报酬。在生产性劳动者表现出与酒精有关的问题时，资本家可能会借用人力经理或法律顾问这样的非生产性劳动力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有诉讼风险，资本家会用剩余来聘请律师。剩余的一部分还必须还支付给联邦、州或地方政府的税收，还有给股东分红、贷款人利息等等。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处于一个复杂系统的核心。一方面，资本家竭尽所能从雇佣的生产性劳动者那里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另

一方面，资本家同样必须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把剩余的不同部分，最高效地分配给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生存条件的各种力量（如促进生产必不可少的使动者、非生产劳动者）。

难怪资本主义发展那么不平衡——正如马克思强调的那样。每一个竞争中的资本家都围绕着对当前和未来现实的评估，来做出决定和行动。每个资本家的评估不尽相同，因为每个人的境况以及对这些境况的评估和理解方式都不同。以上这些与你死我活的竞争使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很不平衡。他们彼此互不信任，对国家的任何宏观调控则怀疑得更深，这使资本家面对制度无法均衡发展。同样，随着“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数量都在激增，资本主义地缘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而这两者之间有时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 第六章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除了以剩余为中心的分析中得出的具体见解外，另一个显著的品质是对矛盾的关注。他们不仅摸索塑造社会的倾向，也会探寻重构社会的倾向，同样也会从中提取将社会推向分化、往往是冲突的因素。这种对矛盾的敏感和兴趣，部分源于马克思的前辈——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黑格尔眼里，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生活中的一切（自然、社会，等等）都蕴含着不同的矛盾。事实上，我们对生活的思考和认识也无法避免矛盾。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也体现了矛盾。举个例子，马克思向我们解释说，每个资本家都试图从生产性劳动者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占有的剩余更多，让股东满意的红利就越多，经理们也会弹冠相庆。剩余分配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加强了资本家的统治地位。对于资本家而言，可用的剩余越多越好，因此他们顾不得吃相。

贪婪不是出于资本家自己的行为，而是他们在适应和内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生存要求时获得的一种品质。

如果在减少工人工资的同时，又能从工人那里获得同样的产出，资本家就可以占有更多的剩余。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这种目的。贫困人口移民在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一个典型现象。而受雇佣的劳动力群体变化也是如此，例如，某些人往往雇佣女性而不是男性，儿童而不是成人，甚至在种族选择上也斤斤计较，等等。当然，这两种减薪机制都伴随着矛盾，因为这会遭到流离失所的工薪一族反感和抵触。这就可能对资本家的剩余提出新的挑战（比如说为了抵消愤怒的流离失所工人造成的企业损失），造成降低工资的收益化为乌有，等等。低工资的工人可能会对企业的忠诚度降低。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矛盾层出不穷并可能会削减资本家降低工资的最初冲动或者倾向。

除了降低工资外，资本家也可以用机器取代工人来降低生产成本。自动化、计算机化或机器人化生产可能比雇佣工人更便宜，以此也可以替代雇佣生产工人。然而，当资本家成功地以较低的工资支付和较少的工人雇佣时，他们很可能立马面临又一个矛盾。由于工资下降或自动化的冲击，工人现在的收入可能比以前少了。因此，他们可能不像以前那样有能力购买资本家想要出售的东西。为了通过降低在工人身上的支出来获益，资本家无意中破坏了工人对自己产品的需求。几乎所有想要节约劳动力成本的做法，都与想要售出这种劳动力的产品的需要相矛盾。

整个制度就是一对矛盾：资本家的内在逻辑与他们预期的整体成功相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没有任何法律、规则、章程或行为模式可以避免这种矛盾。从来没有。

节约劳动力成本的利润提升期和对产品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利润缩减期，在这二者的阶段性摇摆中，资本主义反复经历上述矛盾。这就是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当然，因为自动化或需求不足而下岗的工人，很可能会使这种不足更加严重，从而产生一种恶性循环，社会进入大衰退或大萧条。最终，衰退会产生一支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一份廉价投入，使资本家能够从恢复生产中获利。而在上升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再次重复的周期性不稳定。

由于这一点以及三卷本《资本论》中探讨的其他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极不稳定的。凡是资本主义存在过的地方，平均每隔四到七年，资本主义就会产生一次经济衰退。工人突然失业，企业倒闭，真正的大规模苦难随之而来，持续数月或数年。资本主义自身的不稳定性加剧了自然灾害（洪水、干旱等）和社会灾难（战争）的危害。如果有人生病了，我们总会要求他寻医问药，既然我们发现资本主义也病入膏肓，那凭什么要维持现状呢？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着不平等和不稳定。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向任何接受这种制度的人提出质疑。

通过马克思和其他人的工作，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强加给我们的短缺、不足和不公正。事实证明，正是这个

制度的运作方式——它究竟是如何生产、占有和分配它的剩余——成为了阻碍资本主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桎梏。而马克思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组织剩余的形式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知识：取而代之的制度必须是一个以民主的形式组织剩余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生产剩余的人同样是占有剩余的人，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共同且民主地决定，谁获得剩余的哪些部分来从事他们的社会工作。



## 第七章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们看一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不足之处提出的解决方案。对于非资本主义的未来，马克思本人涉及很少。他不相信对未来的具体描述，他认为没有人能够知道世界将会如何发展。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些想法，关于如果我们要超越资本主义，可能必定发生什么。但他没有提供蓝图或路线图。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总是犹豫这些，特别是当这些人在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扮演领导地位之后。

马克思从来没有像许多人称的那样建议过，国家——或者说是政府——必须在未来的后资本主义世界中扮演某种不断发展的、核心的角色，好像这就是新社会应该有的样子。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有着肯定政府或是国家的意向，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很难找到这样的想法。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关于国家的书，因为这不是他分析的中心和重点。他的关注点反而是人与人之间，因为正是他们有这样的生产关系：奴隶主与奴隶、领主与仆人、雇主与雇员。在每一种生产关系中，往往是那些少数人——奴隶主、领

主、雇主——做出所有关键的生产决定。他们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生产，以及如何处理从生产性劳动者那里获得的剩余。

**要实现一个体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社会，最首先要改变的是生产方式。**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无论是在办公室、工厂、商店还是家庭……总之是在一切可以进行工作的地方。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变革的目标，是结束那些在工作中地位最高的剩余占有者——即那些做出与生产有关的关键决策的少数人——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二元对立，不再有大量的人生产以及使剩余流向少数占有者手中。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同以往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在工作场所中从根本上做到平等和民主。剩余的生产者同样是剩余的占有者和分配者；剥削就此结束。从工作场所内发出的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以及如何分配剩余——必须由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者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共同、民主地做出。

**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作场所的民主化，就是在我们设想下能做到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具体内涵。**

如果你相信民主，如果你相信成年人的自由需要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那么这种民主必须包含你的工作场所。那是大多数成年人度过大部分——或是说最主要——人生的地方。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需要改造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必须去除雇主在上、员工群众在下，这样一种上下分离的二元对立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的

是，工作场所成为民主机构，每个人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有平等的发言权。这使得经济上必然发生的事情就像许多民主人士长期的政治主张一样。毕竟，摆脱国王、沙皇和皇帝的做法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即服从于一小撮人为所有人做基本的政治决定是不可理喻的。同样的逻辑也可以适用于经济领域，事实上，这也是把握马克思论点的一种方式。

政治民主化一直是一种口头禅，一个口号，也是一个绵延许久的目标。但是马克思问：为什么只是政治的民主化？为什么不是经济的民主化？

**更进一步来讲，马克思有效论证了真正的政治民主需要真正的经济民主作为其基石和伙伴**

如果我们允许任何经济制度只让少数人富裕起来，那么这些富人就会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腐蚀政治，以保护他们的财富。封建制、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真理。今天亿万富翁争购选票的艳丽景象，每一位读到这行字的读者都看在眼里。

马克思关于不同以往的、以民主方式组织的工作场所的话包含这样的暗示，如果我们仅仅用国家官员取代私人企业家或私人雇主，就永远不足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有化或社会化不会让我们超越资本主义，因为它保留了雇主与雇员的二元对立。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每当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时，一些人就把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因此，有人把国

营邮局、国营铁路系统或国有银行称为社会主义的证据。其他人则将社会主义一词留给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整个社会经济主导的体系，如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当然，定义可以也确实存在不同。但学习马克思的重点是要明确，在他的分析中，用国家官员代替私有制下剥削者的，与生产性劳动力、非生产性劳动力的平行的关系，并不是他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想到的那种“超越资本主义”。

当存在剥削的工作场所关系结束时，资本主义就被取代了。当生产性劳动者不再将他们生产的剩余交付给其他人，由这些其他人占有和分配盈余，并对分配作出所有关键决定时，资本主义才会被取代。

马克思解决方案的实现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吗？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我认为很多人都理解并支持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到处都在反复讨论并尝试合作社、公社和其他各种更民主的工作场所组织形式。早期美国历史上就有工人合作社：那些农场、商店、小手工企业的工人，以民主、平等的方式聚在一起。今天，西班牙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蒙德拉贡合作公司。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Emilia-Romagna），大约有 40%的企业是以工人合作社的方式经营的，等等。

马克思的思想是对这些尝试的一个书面的、更正式更充分的陈述，是把它进一步现代化的表述。马克思只是以一种系统的、理论

上成熟的方式来传授它。并且，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为我们再现了多少年来几乎所有文化中为实现天下为公而努力的历史。

**马克思是一位社会批评家，对他来说，资本主义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它只是历史在现在的形式，并需要向更好的阶段积极转变。**

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启发我们，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鼓吹者常常犯与之前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支持者同样的错误。他们一厢情愿地想象，他们的制度是历史的终结，他们喜欢的制度再好不过了，人类不可能做得更好。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反而要相信那些试图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已经完美无缺的人们的片面之词呢？马克思和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已经注意到封建制、奴隶制等经济制度和其他所有经济制度一样都有其历史。它们诞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消亡，并让位于另一种制度。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资本主义已经让马克思看到了足够的东西，让他寻求更好的东西来取代它。他的分析就是这种寻求的成果。

特别的是，美国人现在面临的严重问题恰恰是一种证据，证明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问题。很明显，它为 1% 的人服务的效果，远远好于它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所做的事情。一段时间内，群众的苦闷、失落和愤怒可能会从对失序的经济制度的批判中转移出来。一段时间内，这种愤怒可以被用来把移民、贸易伙伴、少数族裔和其他一些可悲的替死鬼反复当作替罪羊。但一味寻求发泄无法

解决问题，直到今天也是。迟早有一天，那些认真对待问题并寻找解决办法的人，会像以往一样，依赖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一资源丰富的路径。助力这一进程，正是本书的目的。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

# 马克思名言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1848 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 年

“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857 年 8 月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1 年 12 月-1852 年 3 月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3篇第8章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1年12月-1852年3月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1848年



## 扩展阅读

David M. Brennan, David Kristjanson-Gural, Catherine P. Mulder and Eruk. K. Olsen, Editors.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Theodore Burczak, Robert Garnett, and Richard McIntyre, Editors. **Knowledge, Class and Economics: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Class Theory and History: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USS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ers, 2002.

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Editors. **New Departures in Marxian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Richard D. Wolff and Stephen A. Resnick. **Contending Economic Theories: Neoclassical, Keynesian and Marxian.**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2012.

Richard D. Wolff, **Democracy at Work: A Cure for Capitalism.** Chicago: Haymarket, 2016.

# 作者简介

理查德·D·沃尔夫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名誉教授，1973年至2008年在该校教授经济学。此前，他曾在耶鲁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教授经济学。沃尔夫也是纽约市布莱希特论坛的定期讲师。沃尔夫教授同时是1988年成立的新学术协会——经济与社会分析协会（AESAs）及其季刊《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目前是纽约市新学院大学国际事务研究生课程的客座教授。

沃尔夫教授也是他本人开创的“经济更新”频道的主持人，该频道由他创建的组织“工作中的民主”制作并策划。

详情请参考：[www.rdwolff.com](http://www.rdwolff.com)

# “工作中的民主” 组织简介

“工作中的民主”是一个非营利性的 501(c)3 组织，它主张成立工人合作社和实现工作场所民主化，并将其视为通向更强大、更民主的经济体系的关键一招。根据理查德·D·沃尔夫所著的《工作中的民主：资本主义的良方》一书，我们设想了一个未来——工人在办公室、商店和工厂的各个层面都能对其企业的发展方向，及其对所处社区与整个社会的影响发出平等的声音。

“工作中的民主”制作了理查德·D·沃尔夫的《经济更新》节目，以及播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反资本主义编年史》、安德鲁·梅尔卡多-巴斯克斯（Andrew Mercado-Vázquez）的《波多黎各前进》和哈丽特·弗拉德教授（Dr. Harriet Fraad）的《资本主义打家劫舍》。

详情请参考：[www.democracyatwork.info](http://www.democracyatwork.info)

2020 年 12 月 26 日